

穗花棋盤腳 *Barringtonia racemosa*



穗花阿凡達（陳忠憲 攝）。

不管什麼年歲，人生合該都有大大小小的夢想。夢想可以空幻、可以實際、可以是完全不可能，也可以隨緣逢機去實踐。我看穗花棋盤腳，就想起我無數奈米級的小夢想之一。



種子發根（2017.10.16；台中）。



苗木（2017.10.16；台中）。

1981 年間，因為老闆接了核四廠預定地生態調查的計畫，我如火如荼地展開鹽寮地區的調查，也在鹽寮溪畔、石碇溪畔首度看見穗花棋盤腳的小族群，我當時研判，這種分布於大洋洲、亞洲、非洲的濱海地區的濕地物種，必然是海流傳播，且靠藉漲退潮的週期，形成有趣的數列分佈。

我開始夢想，我先以一條沿岸完全均勻的溪流為理想狀態，依特定坡度，按照漲退潮的速率（註：我曾經在台中港砂岸向海，每隔 20 公尺插一根有高度標誌的竹竿，每隔半小時由望遠鏡觀測海水面高度，依時間軸畫出漲、退潮的曲線），採一些穗花棋盤腳掉落的果實標號，放流漲、退潮的水面，作著岸試驗，取得若干參數，再計算及推導出著岸的數學模式，我認為可以算出理想化

的一條溪流，由入海口到極端浪潮可及處，即穗花棋盤腳落腳、繁衍的數學系列分佈，再加上長年的累進計算，當可推導出自然狀態下，它的更新、族群建立、分佈的數列模組。



花序、花苞（2019.6.27；台中）。

一生在各地調查，總會不斷產生許多自認為有深度，可進一步詮釋自然萬象的內在道理的問題或議題。一個議題接著一個，卻很少有機緣實踐，因為我這一生必須先鎖定全觀，把一個小小台灣，大大地全看，我才可能找出結構性重要且有意義的議題，何況當年，我是依據一個人在一生精壯的時程，足以攀百嶽、走全島的野調工作來計算，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生理生態、個體生態學的研究，博物、生態的研究必須是跨時代累積型，歷經多個世紀，才能看出上帝的佈局、自然的底心。

此所以數十年來台灣生態學一直難以突破的結構成因。

東北角穗花棋盤腳的夢想之後，1984年2月5日我到新開張的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教育課任職，至該年底，徹底調查且撰寫完成園區70公里海岸線的植群，設置540個樣區，確定全線帶只有2個地點存在穗花棋盤腳的優勢社會，一個在西海岸後灣村的水田溝渠旁，屬於破碎的幼齡林；另一個在港口溪出海口附近，林試所港口工作站大門口左側的小溪流畔。

由這2個樣區，我確定穗花棋盤腳可以形成小面積的濕地原始近純林，社會空間結構至少三層次，絕對優勢的穗花棋盤腳在第一層的高度5-10公尺，大樹胸周有大於160公分者，也就是胸徑約51公分以上。第二層，它也是優勢木之一；第三層也有它的苗木。

相關生態資料見拙作《墾丁國家公園海岸植被》188頁，1985年。



拙作 188 頁敘述。

1980 年代，台灣南北兩端的水濕地、池畔等，台灣人因為其夜間開花的「垂簾式」煙火花美麗非常，早就植為園景樹。近 40 年來，以本土植物的鼓吹，造園界的推廣，全國低海拔各地，連乾旱的台中市區道路旁都有種植。



道路旁的植栽（2020.7.24；台中）。

毫無疑問，它是台灣水池畔、水濕地造景的天王級樹種，甚至還可以耐陰至相當程度，半乾旱地也可成活，然而，還是以潤濕地為取向。若單獨一、二株種植，以其為主角，且四週無阻攔，加以適度修剪、施肥等，當可打造迷你《阿凡達》神樹奇景。

稍大面積而具有小溪流設置的庭園，打造一段穗花棋盤腳永續林也算容

易。從長遠時程計，可摻雜天然合宜的伴生樹種如稜果榕、樹杞、水同木、黃槿、軟毛柿、大葉楠、白榕、水冬哥等等。

至於它的美、它的景、它的故事，現今網路人人置喙，不必我說。喔！垂簾阿凡達！



全株（2017.9.12；國3 東山休息站）。



（陳忠憲 攝）



（黃朝浚 攝）